

在洱海边看海鸥(外二首)

□ 渡小好

在洱海边的礁石上看海鸥
它们一会儿近,一会儿远
这是二月一天的清晨
我希望这样的场景
出现在一幅画中,被你看到
一小块天空夹在两棵树中间
天空的那种蓝是我此刻的愉悦
白云是它的蕾丝。我静静坐着
在两棵树中间,我什么也没做
就坐在礁石上看了一早晨的海鸥

在帕米尔高原

极具压迫感的群山
异界一样的淡蓝湖泊、被橙色
笼罩的村落

我眯眼凝视了一上午远方

被我赋予了无数意义的这个夏天
会不会,成为多年后的那个潮湿的夏天

谁会拒绝在这样一个多维清晨
两头帕米尔野驴
静立在阳光里饮雪山融水

在维西

香格里拉之心的最后秘境
一群族人,守着原始净地
把最好的时间留给自己

一场突如其来的早雪
将果实冰冻在枝头,最冷的夜
出最美的酒,帕巴拉

是大自然对勤劳和勇气的奖励

一生中,我们只有小点时间留给自己
余下大部分时间,都给了世俗

在维西,时间缓慢柔和
如一杯醇美冰酒
时间日日流动,生命不停交织,
轮回

不惑之年才渐渐发现
小时候说过的豪言壮语
后来都败给了平庸

渡小好,贵州遵义人,诗歌见于《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星星》等刊物,入选多种选本。

万物空旷是对等的(外一首)

□ 劳明萍

早上的阳光落在她身上
微微的炙热
让她欣喜——万物需要依附
时间流动不止
阳光会一直在她身上
运转不息

但这根本无用。

窗台上的花,都枯萎坠落了。
就像一阵过于细小的风
在岁月中无处停留

可万物空旷是对等的:

“事物同时出现,
又同时消落。”

阿 祖

我看见她走进我的房间
尽力感受着
屋外的月光
一点点在她身上减弱
但夜晚爬进了她稀疏的头发
窗外那么多的星星
也都孤零零的
她坐在一些人对面
我们那样年轻,又无力

一时分不清与之相同的
谁在观望着
爬进她身体里的星星

多美丽的秘境
这极其遥远的事物
并不会在她的身上
减弱半分光芒

劳明萍,1997 年生,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诗刊》《当代·诗歌》《广西文学》《青年作家》《南方文学》等刊物。

你秋水色的眼睛(外二首)

□ 蓝蓝的蓝

你秋水色的眼睛,盛开紫色的星星
在我的眼睛上缓慢移动

像初恋时的羞涩
像云里雾里的缠绵

白鹭飞,穿过我淡淡的诗意
斑斓的翅膀,文着前世的海水

在你摇曳的身姿中,柔情细若花蕊
像一滴水含着另一滴水

坐在竹楼里的人,眼睛里住 着一条河流

窗帘敞开着

坐在竹楼里的人
眼睛里住着一河流
起伏的水波
荡漾着诗的心音

天空的蓝和水底的蓝
碎出细浪
把恋爱中的鸟鸣悄悄递过来

风旋转着七彩筒裙
和凤尾竹轻轻说话
说我桃花一样的唇语

傣寨的初春

天空像未开尽的微红花苞
氤氲着春意的温馨柔软
枕着一溪流水

傣寨,在一首诗中醒来

悬浮在一片风上的鸟鸣
斜一下细腰,走上枝头
那袅娜,那娉婷
被凤尾竹轻轻一荡,就荡出七八个弯

仿佛很轻很轻的爱
绕上竹楼的台阶,从窗户漾开一小片
一小片的羞赧

蓝蓝的蓝,西双版纳州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星星》《诗歌月刊》《诗潮》《绿风》《鸭绿江》等刊物,入选多种选本。



碧色寨

小包绘

碧色寨(外二首)

□ 元 玺

假如这有个小站,
再布满几条即将废弃的铁轨
和着一直联系的几个远方的站台
身边是相关建筑的废墟
还有什么什么附属的
废墟的废墟

我仿佛感到
这应该是二十世纪初的云南
云南的南方
一个鬼魅的少女
正沿着这条世界上
最神秘的铁路
向北而去

然后,她的灵魂
越过沉睡在土地上多年的
铁轨,裙裾拂着
尘埃,远处是否隐藏着
一个忽隐忽现的
多年就长了白发的
他呢。他的手,似
铃铛一样晃荡着
在尘土里,在时光的遗存里

我总是固执地想起母亲

父亲节当天,
我独自去墓地看母亲。
在墓地,我看到
母亲紧挨着祖母、祖父

和那些逝去的亲人,
躺在柏树中间。

在母亲墓前,
我长时驻足。
用目光抚摸
当年我为他们写下的碑文。
母亲,生于 1946 年,
歿于 2008 年;
父亲,生于 1944 年,
空白。

多年以来,
我一直习惯于
在母亲的身旁,总站着
静默的父亲。

我看见暴风雪

在下午准时来临的新闻里,
我又看到了
你那里下起了暴风雪。
我突然感到,
这雪仿佛不是下在你那里,
而是纷纷扬扬地下在
我的这首想念你的诗里。

元玺,云南祥云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诗刊》《当代·诗歌》《大家》《边疆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诗集 3 部,获滇西文学奖。